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书系

离 婚 指 南

苏 童 等 著

LITERARY WORKS ON ETHICS AND LOVE IN MODERN CHINA

今日中国出版社

争鸣

LITERARY WORKS ON ETHICS AND
LOVE IN MODERN CHINA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作品争鸣书系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情爱伦理
作品争鸣书系编辑委员会 编



离婚指南

苏童等著

今日中国出版社

(京)新登字 132 号

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书系

离婚指南

苏 童 等著

*

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邮编:100037)

北京百花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5 印张 355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

ISBN 7—5072—0817—6/I·113

定价:16.80 元

前 言

情爱是一种奇妙的情感，伦理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它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使它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之

一。

近年来，有关情爱伦理的作品一批又一批涌现出来，就像一丛丛奇花异草，颇为社会各界注目。这些作品较以往的作品，尤其是八十年代前期的作品，有着十分显著的区别——那时的作品大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性，而今日的情爱伦理作品，性与爱则往往胶着紧密，并且明显地呈现出多元化的放射态势，因而对各个层面的读者皆具有强烈的吸引力。

纵览这些“奇花异草”，许多作家在作品之中追求的是灵与肉、情与欲、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的统一，并力求给人以高层次美感。但怎样描写才恰当适度，却又难有刻板的标准。因为情爱本身的形态具有非常的个性色彩，作家及评论家的审美标准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横看成岭侧成峰”。即使在同一个前提下，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前提下，对于同一篇文学作品，不同的阅读接受者也会由于其各自不同的道德意识、审美感受、善恶观和价值观，作出见仁见智的评论，进行合情合理的争鸣。于是，情爱伦理的当代文坛便又格外地呈现出一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生动局面。

引起争鸣的作品，大都以题材独特者居多，主人公身份亦形形色色，有市井百姓，有乡野村民，有文化界人士，有以权谋色者，有以色谋权者，有用钱买“爱”者，有用“爱”骗钱者，有地痞恶棍败类，也有跳离了娼门而在五六十年代仍不得安生的弱女子，此外还有

土匪囚徒者流。同性恋现象在当代文学领域之中以往一直是题材的禁区，现在也有人正视了，并多侧面地展开了艺术探索。个体“大款”、商界巨贾也在作品中亮相现身。一个个情节曲折的故事，一出出离奇的人间活剧，一个个灵与肉的搏斗，一场场性与爱的共舞，真是令人感慨倍生。

争鸣的内容因作品而异。比较突出的表现在，有些作品着重地突出了人物对异性的敏感和难以自制的欲求，传统伦理观念淡薄，这样的描写是否失当？会不会冲淡作品的思想意蕴（如《不谈爱情》、《凸凹》、《城市情人》等）？此其一。第二，不少作品将生理现象描写得比较细腻，对男女之间的性关系表现得过于淋漓尽致，此类描写即使符合人物性格、心态，是否仍会对读者造成一种不适当的官能刺激而有损于作品的艺术美感（如《石门夜话》、《村人》、《血劲》、《岗上的世纪》等）？其三，有些作品确实反映了重大的社会问题，但由于其情爱内容与性描写突出，留给人的印象，后者可能超过前者，会不会有损于社会内涵的展示（如《红鞋》、《合欢》、《流泉》等）？法制题材作品中的情爱内容与性描写，在分寸的把握与情调方面也屡屡引起争议（如《危险的十八岁》、《美神之囚》等）。至于近年来出现的且数量相当多的描写婚外恋的作品（如《白涡》、《时钟在摆动》、《雪夜》等），人们的见解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此外，一些以同性恋现象为题材的小说与纪实文学，作者虽然探讨了其社会根由，或从情理方面提出了看法，写作态度也十分严肃，但社会的反响却不尽一致（如《银饰》、《情爱大变奏》、《灰窑地》等）。争鸣的气氛非常友好，但论点却是针锋相对。

本着文艺创作“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宗旨，我们编辑了这套《中国当代情爱伦理争鸣作品选》，将近年来发表在全国级报刊上并引起争鸣和社会关注的情爱文学作品，择其水平较高者，选录进来。虽然难免有遗珠之憾，但选录的标准却是宁缺勿滥的。

编者

目 录

1	家属房.....	刘庆邦
42	二嫖.....	徐宝琦
93	石门夜话.....	尤凤伟
130	石门吃语.....	尤凤伟
180	离婚指南.....	苏 童
223	白纸船.....	张 波
266	小城之恋.....	王安忆
336	热的冬.....	芳 洲
384	桃花灿烂.....	方 方

CONTENTS

Family Row Houses	<i>Liu Qingping</i>	1
Second Daughter Mo	<i>Xu Baoqi</i>	42
Night Chat at Shimen	<i>Long Fengwei</i>	93
Random Talk at Shimen	<i>Long Fengwei</i>	130
Guide to Divorce	<i>Su Tong</i>	180
White Paper Boat	<i>Zhang Bo</i>	223
Love Story in a Mountain City	<i>Wang Anyi</i>	266
Warm Winter	<i>Fang Zhou</i>	336
Peach Blossoms	<i>Fang Fang</i>	384

家属房

刘庆邦

家属房又叫配种站。叫法是不太文雅，好在那里的男男女女都不在意，人吃五谷杂粮，站起来两条腿，趴下去四条腿，不就那么回事。

黑丙从窑下出来，一通热水澡洗得浑身舒泰，回到家属房，老婆月儿已给他做好了饭，他不吃饭，先要吃肉。

月儿说：“馋死你。”

“谁馋？我是怕长住。”

月儿想了想，才明白话意，脸上飞来一团红，“你真不要脸！”

黑丙承认他是不要脸，他要另一种东西，这种东西虽和脸有点相像，但比脸丰满，实用，有意思。说着咕咕笑，露一口细密的白牙。

月儿恼了，说丈夫变坏了，当真变坏了，满嘴胡说臭话，不

知跟谁学来的。在家时，听人说丈夫在矿上有了相好，她气得一夜没睡，飞马流星地赶来，就是为了试试丈夫的心。那件事虽未捅破，可她心里一刻也不曾放下。如今一切似乎在丈夫嘴上得到证实，她未免伤心，眼里泪花花的。

黑丙有些扫兴，骂她“土鳖”，不认玩儿，跟不上形势。问她来干啥的，知道不知道自己的任务，不知道就滚蛋。

月儿说：“我土鳖，我当然是土鳖了，要不能落到这一步吗！我凭什么滚蛋，我滚了你好去找洋鳖学坏呀！我给你上养老，下养小，家里一把，地里一把……”她哭出了声。

“得得得，你听说什么了？”

“我能听说什么，我什么也没听说。”

儿子带着一个毛头小女孩从外面回来，见妈妈双手捂脸，爸爸正掰妈妈的手，他那抓满煤灰的小脸变得严肃起来，照爸爸屁股上插了一拳：“操你妈！”

黑丙刚要发怒，却笑了，说：“骂你妈，她不让爸爸吃肉肉儿。”

儿子有点疑虑地看看妈妈。月儿说：“就骂他，他不是人。”

黑丙表示服输：“好好好，我不是人，这行了吧！”他一把搂过儿子，“让老子看看，是不是我的种。”

“不是你的种。”儿子使劲往外挣，口气很是肯定。

月儿不禁笑了，骂儿子胡吡，给儿子和小女孩分了些糖，撵他们还到外面玩去，回身时顺便把门插上了。黑丙会意，看着月儿的腰身嘿嘿地笑。月儿说：“笑个屁，饭都快凉了，你到底吃不吃。”

“日你妹子，我的，我吗嘛不吃！不吃还能给狗留着……”

事情刚起头，就有人托托地敲门，问他们关起门吃什么好东西，听声音是老嫖。黑丙示意老婆别吭声。自己却受不住干扰，没好气地说：“敲个毛球，我正洗澡。”老嫖说，刚洗过澡怎么又洗，小心别掉进河里出不来。他找门缝往里瞅，瞅不出名堂，只好走

了，到另一家去了。

这里有好几排简易家属房，专门安排来矿探亲的家属，一排十几间，一间住一户人家。过了一会儿，月儿刚把门打开，老嫖就闪身进来了，他头发很长，戴一副墨镜。黑丙最见不上他这不土不洋不男不女的样子，不答理他，端着一大碗饭，埋头呱呱呱地吃。月儿脸上还有些羞色，她先发制人，说：“这是谁，不拉磨还戴着驴罩眼。”

老嫖叫着嫂子，把墨镜取下来，瞅瞅，又戴上，说：“我是驴，你是啥？”跟月儿打听他老婆。他们是同乡，所在的两个村相距不远，他老婆的事月儿当然知道。老嫖不挣钱，不顾家，前年那场大水过后，别人家都盖起了瓦屋，独他老婆小艾领着孩子住草棚子。小艾一赌气，跟人搭帮去万里之外的新疆包种棉花，想挣一把钱，靠自己的力量把房子盖给男人看，谁想棉花收成不好，赚的钱除掉路费还不够给孩子买一身衣服。家里的地也耽误了，两头儿不得一头儿。月儿有时在集上碰见小艾，小艾说不上三句话就哭成泪人，有心提出离婚，一来怕人笑话，二来舍不得丈夫是个工人。都说煤矿工人挣钱多，有谁知道给煤矿工人做老婆的难处。月儿由小艾想到自己，说：“你还有脸问小艾，小艾生生糟蹋在你手里了。——你们这些当男人们都没良心。良心都让狗扒吃了。”月儿对老嫖说话，眼睛却瞅着自己男人，话有所指。

黑丙叉开话题，问老嫖今天怎么又没下窑。老嫖马上作痛苦状，搬起一条腿，用拳头捶膝盖，说他的风湿性关节炎又犯了，做一班窑下来，腿沉得几天拉不动。

黑丙说：“是呀，下窑腿拉不动，见了女人成了金刚腿。”

老嫖被揭了短，不脸红，也不恼，只讪笑着。他本来想说：“大哥别说二哥，你跟我也差不多，你给徐翠儿买呢子大衣，看电影看到玉米地里，两个人做成一个人，谁不知道！”因为黑丙事先有话，谁若向月儿透了消息，他就对谁不客气，老嫖不敢多嘴。队

里要搞优化组合，黑丙问老嫖可知道。老嫖说知道，管他优不优的，反正他快调到窑上了，前天他又给人事科的麻科长提了两瓶酒，麻科长收下了。黑丙说：“有酒给他喝，还不如倒进尿窑子里。他能把你调上窑？你要是他亲爹还差不离。他把你骗卖到屠宰场，你还以为给你找个有肉吃的地儿呢！”

老嫖说：“我不跟你抬杠，到时候就知道了。”好像他对调动已经有了十分把握。

说话屋里来了好几个人，刚结婚的秀才小两口，老窑工路“妈妈”，外号叫叛徒的王连举，还有班长空枪。有的坐床，有的坐小凳，无处坐的就一只脚踩在煤火台上，另一脚立在地上说话。这里煤总算不缺，炉火敞着口子熊熊燃烧，小屋里一股硫磺味，一股尿臊味，还有一股子热乎乎的男女相加的家庭气味儿。这些气味儿让男人们记起自己的女人，自己的家，自己的那一份生活，心头生出一片温暖和遐想。他们的眼睛过来过去朝月儿和秀才的新媳妇身上瞟，说些诸如麦根儿、下雪、物价之类的闲话。之后有人让老嫖跳一段“踢死狗”。这个提议一屋子人都赞同，中间腾开一块屁股大的地方，起哄着催老嫖“表演开始”。老嫖有些谦虚，说他不会跳，真不会跳。又说跳迪斯科有什么难的，只要脸皮厚，谁都会蹦达几下。叛徒作证，说老嫖跳得棒着呢，屁股能扭到肩膀上。大家都笑。路妈妈撇着嘴，脸往一边扭，表示不屑为看。秀才说：“跳吧跳吧，娱乐娱乐。”月儿不知“踢死狗”怎么个踢法，让老嫖要踢快踢，别像大闺女似的扭扭捏捏。

老嫖被拉起来，他整整衣服，踢踢腿，低头酝酿了一下情绪，看样子要跳了。可抬起头咧了咧嘴，说没音乐伴奏，没法儿跳。

黑丙说：“你要会跳，狗都会跳。”

老嫖来了劲，非要跳个样子给黑丙看。他看了一眼班长空枪，怕空枪抓住他把柄，说他跳舞腿怎么不疼了，见空枪眼仁儿不像往日那么毒，才放心了。他刚跳了几下就把人笑坏了，天底下还

有这种舞，简直就是瘸驴上坡，一步三磕。老嫖却不笑，两手拍着自己的屁股：“看见没有，关键在这儿，这叫胯，胯越扭得大，扭得活，就越像。”说着又跳了几下，前鼓后撅，还转圈儿。转得冲着新媳妇时，新媳妇吓得直躲。众人笑得更厉害，连路妈妈和空枪也笑了。

外面天已黑下来了，是阴天，空气里有雪的气息。既然是冬天，乡下正是农闲，因丈夫不在家旱得要死的女人，该来的差不多都来了，寂寥了将近一年的家属房变得充实和热闹起来。有床铺和煤火的小屋必有一个女人。这些女人大都皮肤粗糙，但肌肉结实，奶子丰硕。心思在那个事情上多些，对于一些下流的玩笑领会极快，有时显得比城里女人还要聪明伶俐。被吸引来的单身矿工乐意瞅空子在女人腿上摸一把，除了有的女人为一种默契报以微笑，多数女人尖叫得又夸张又开心。也有的小屋传出哭声和粗野的骂声。有的小屋聚集了一帮子老乡在喝酒划拳。不知哪间屋子正放录音机，音量很大，放的是大鼓书，一个哑嗓子女人卖劲地唱，唱唱说一阵子，敲敲鼓再唱。一扇门打开，一个穿红毛衣的丰臀女人往家属房之间的夹道里泼了一盆水，水很快就冻了。若白天看，累累冰层里有白菜疙瘩、米粒和胖粉条，像琥珀。有摸黑来的不熟悉路径的人难免滑上一跤，他们只小声说了一句“我操”，很快就爬起来了。

黑丙两口子屋里的人还没散，他们商量哪天到附近农村钓回一只肥狗，炖狗肉喝烧酒。

二

小艾领着女儿到矿上来了，一路打听着的到采煤队宿舍楼上找到自己丈夫。有人在楼道里问她是不是找老嫖。她说不是，说了丈夫的名字，名字相当文气。人家告诉她，不错，老嫖就是她丈夫。

她不知丈夫什么时候得了这么个外号，且不明白外号的含义，有些犯愣。这时已有好几个人过来上下打量她，对她的身条长相略露惊讶之意。一个脑子快的解释说，瓢嘛，是葫芦锯开做成的，瓢用得时间久了，就叫老瓢，这没什么。别人都笑，笑得有些异样。路妈妈得知她是老嫖的爱人小艾，分开众人上前说：“小艾同志，我是党员，跟我来。”把小艾领到自己住的宿舍里，用大瓦碗给小艾倒水，让小女孩喊他爷爷，两眼满瞅着小艾。小艾急于见到自己男人。路妈妈却要跟她谈谈。又说他是党员，对老嫖是负有责任的，年轻人犯错误不怕，改正了还是革命同志。小艾听出这位很热情的老工人话里的话，问丈夫犯了什么错误。路妈妈说：“没啥没啥，你来了很好，咱们一起做他的工作。”

老嫖不知在哪儿听说老婆来了，急急赶将来，进门无话，冲小艾笑。他今天没戴黑镜。小艾见男人很瘦，眼圈红了一下，低下眉叫女儿喊爸爸。女儿似对这长头发的人有些陌生，声音很细微地叫了一声。老嫖还是听见了，答应着抱起女儿，鼻子有点酸。

小艾来了当然得住家属房。月儿住的那间屋对面有一间空屋，床板、煤火都现成，只因去年这间屋里出过人命，好多人不愿住。机电队的一个工人，拿一根锹把粗的栗木椽子，把自己老婆和队长棒死在被窝里了，脑壳都棒碎了，墙上至今还留着血迹和干脑浆子。别人不愿住，一是害怕，二是觉得不吉利。小艾不知这间屋的历史故事，老嫖又不在乎，就把铺盖卷从宿舍楼搬来了。小艾看见丈夫的床单黑得像剃头匠的擦刀布，不知多长时间没洗，可见男人平时有多懒。更可气的这床单还是结婚时娘家的陪嫁品，中间磨得极薄，都麻花了，也不换新的，可见男人有多穷酸。心里不高兴，就问他的外号是怎么回事。老嫖脸上黄了一下，支支吾吾，说要去买锅碗瓢勺，把话叉开了。炊具是要买，他哪里有钱。知道秀才好说话，去找秀才借。秀才见着小艾了，觉得这么好的女人嫁给老嫖实在可惜，心里同情小艾，才借钱给他。老嫖看看

秀才住的屋子，床上挂着电影明星挂历，真像新房。临走时，老嫖挺关心地问秀才写的小说发表没有。秀才有些不自在，说：“没有。回头再聊吧。”

老嫖买了炊具，月儿给他一些面和白菜，一家人烫烫地吃了一顿面条。当晚临睡前，小艾又问老嫖外号的来历。老嫖已编了一套话，说因为他瘦，人家说他像干葫芦老瓢。他编的话和别人对小艾的解释对了点子，小艾相信了。接着又问他犯什么错误。老嫖矢口否认。小艾搬出路妈妈的话。老嫖说：“怎么能听他的，那个干鸡巴老不死的，长一张卖碎鱼的嘴，哪儿都显着积极。我犯什么错误，我腿疼，上班少一点，他就看我不顺眼。”小艾还是有些疑惑，让丈夫说实话，不说实话就别想动她。老嫖已急得如狗不得过河，性急之中，赌了一个咒。小艾说：“谁听你赌咒，看你这没成色样子。”推了他一把。老嫖趁势抱住她的手，把她拉过去了，两个人尽欢了一回。老嫖说他快调到窑上了，调到窑上就能天天上班挣工资，挣奖金。想到自己干的龌龊事，很觉愧疚，把小艾往怀里紧了紧，说小艾不胖，自己挣钱少，让小艾和孩子在家里吃苦了。小艾受了感动，温温柔柔地哭了一鼻子。

第二天，小艾就知道了底情。是叛徒王连举告诉她的。这天老嫖在小艾的催促下上班去了，叛徒没去。叛徒一大早就来小艾这里，在床沿坐着不走，说了许多闲话。他一再说老嫖不像话，要是他娶了小艾这样的老婆，保证对老婆一心一意，拴住脖子拉，也不会去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他叫小艾妹子，问小艾相信不相信。小艾早气得转不过气来，对叛徒的话听到了如听不到。

叛徒见小艾生气，明白自己的话生效，心中暗喜，却叹了一口气，说他和妹子的命一样，妹子是男人不正混，他是老婆不正经，要不他一见妹子就觉得亲昵，说着过去拍拍小艾的肩膀，拍完了手却不拿开。

小艾使劲扭了一下身子，甩了一下肩，把叛徒的手甩开了。

叛徒闪了手，估量时机不到，自己操之过急了，再把话往老嫖身上引，说：“妹子，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跟他生气，气出病来，罪还得自己受，谁心疼你！有时我就想，你不是胡乱来吗，兴你，也兴我，咱们八两对半斤。再说，现在外头的女人都兴开放……”

叛徒话没说完，对门月儿喊小艾，让小艾帮她撑蚊帐。她见秀才屋里有蚊帐，非让黑丙也买一床撑上。黑丙说她神经病，大冬天里撑什么蚊帐。她说结婚时没睡过帐子，现在得补补。她撑蚊帐不图挡蚊子，图个大屋套“小屋”，睡着严实。黑丙说：“屁，女人就是好跟人比，人家吃醋你流水。”

小艾过来帮忙，不说话，也不抬头，担心一开口就会哭出来。月儿问她怎么了。小艾说不怎么。口说不怎么，眼窝子已湿了。月儿是个灵透女人，知道老嫖的那个嫖的谜底被小艾得着了，说：“艾儿，你想开点儿，谁叫咱是女人咧。”

小艾持不住，扑到月儿怀里，叫着姐，姐，哭了一个塌糊涂，月儿也哭，她是哭她自己。哭完了，月儿劝小艾伸伸脖子咽了算了，跟男人吵一阵子，闹一阵子，还能怎样，除了丢人现眼，还分男人的心。窑下了活，命在细麻绳上拴着，要是男人有个三长两短，当女人的得后悔一辈子。小艾点点头。

小艾心里盛不住事，老嫖下班回来，小艾还是跟他闹翻了，她一上来就逼老嫖说。老嫖样子傻傻的，说：“你都知道了，我还说什么。”

“你不说，我一头碰死在你跟前。”

老嫖只得从实招来，说他老嫖其实是很亏的，那地方他只去过一次，花了十块钱。暗娼是个松皮拉塌的女人，无一点意思。后来公安局把窑窝子端了，那女人把他咬出来，上头罚了他一百块。事情传出去，起初人家叫他嫖客，后来喊来喊去成了老嫖，就这些。他挤巴挤巴眼，想挤出点泪来，表示悔过，谁知眼里干得

很，一滴蛤蟆尿也挤不出。他把脸伸给小艾，让小艾出气。小艾不打，他就自己左右打了几下：“我叫你不要脸，我叫你没出息……”打完了，他又嬉皮笑脸，说现在单身在外的窑工哪个不沾腥？一发工资，那些女的就冒出来了，热情得很，非把东西卖给你，不买也得买。不过他从来没买过。据他的观察，那些女人都比不上小艾。说着扳小艾的膀子。小艾说：“滚远点，别挨我。我们娘儿们吃不上穿不上，你把钱往窑子里扔，我都没法说你。”

“你别说了好不好，再说我就不活了。”

三

矿上开大会，传说要搞优化劳动组合动员。有人说不一定是这事，因为邻矿有个优化下来的人把队长捅了，有血的教训，矿上不能不考虑，兔子急了也咬人，踢谁的饭碗谁都不干。也有人说，捅死人怎么着，这本身就是优化。为什么要优化，因中国人多，捅一个，毙一个，这一下就优下去两个。路妈妈说：“你们的观点我都不赞成，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基本的原理。”

秀才说：“路妈妈，要把你优下去怎么办？”

路妈妈说：“我？我一切行动听指挥。”

会在矿上礼堂开，果然不是优化的事，矿上的书记主持会议，说是端正党风报告会。大家一听这内容，就有些泄气，不少人借口撒尿，溜出去了。后来看到人事科麻科长提着两瓶酒上讲台，觉得这里头有戏，才来了些兴趣。

老嫖看见麻科长手里的酒，头一下涨得好大，“姓麻的，这狗日的，他要干什么。”

台下雀声四起，有人站起来伸长脖子辨认酒瓶上的商标，想看看是什么酒。

麻科长开始慢慢地讲，说他党风如何端正，如何一尘不染。会场上有人小声插话：“是呀，麻科长干净得跟尿壳郎一样。”

不少人都笑了。

麻科长最后才说到酒的事，说有人想调到井上，死气白赖给他送礼，今天他把酒拿来了，以实际行动保持廉洁。至于谁的酒就不点名了，酒放在这儿，谁的酒散会后请谁拿走。

老嫖觉得所有的人都看他。浑身热燥燥的，像长满了刺。他低下头，把鞋带拉开，装作系鞋带。又觉得这样不算好汉，就把脸仰起来，看着讲台，那两瓶酒笔直地在台上并排立着，特别刺眼。

黑丙在他旁边坐着，踢了他的脚一下，让他把酒拿回来。他装没听见，两眼仍看着讲台，好像在认真听讲。他不打算承认是他的酒。黑丙骂他没有蛋子，自己离开座位，众目睽睽之下把酒提下来。往回走的时候，他很坦然，还冲看他的人笑，仿佛从领导手里接过了奖品，可他突然不笑了，把两瓶酒砰地摔碎在水泥地上，酒瓶全碎，酒流了一地。书记问他干什么，要干什么。他说：“我的酒，我想摔就摔，谁也管不着！”

回到家属房，大家才知道摔碎的酒是老嫖的，称赞黑丙有种，相比之下，老嫖显得有点窝囊。老嫖屋里来了不少人，听说老嫖给麻科长送酒送老了，都替老嫖鸣不平。叛徒情绪很激愤，说麻科长给人办难看，要是他，非跟狗日的拼了不可，说着眼一斜一斜地看着小艾。

小艾说他丢不起这人，拉了孩子要回老家，被月儿拖到她屋里去了。

老嫖横了横心，把菜刀揣在怀里，夺门出去了。来到麻科长家门口，他喊：“姓麻的，你出来！麻连玉，有种你出来！”

不少人跟过来看热闹，家属房的孩子们高兴得乱钻，指着老嫖的怀，示意那里边有真家伙。也有的孩子帮着喊：“出来，出来！”